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修唐
書史臣表

一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臣表
書史臣表

二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臣修唐
書史表

三



臺灣省立圖書館館刊
第一卷第一期

—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修唐
書史臣表

—

吳
鎮
纂

中
華
書
局

新唐書糾謬

附錄
書史巨表

附錢校補遺
修唐

二

吳
縝纂

中
華
書
局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
附錄修唐
書史臣表

三

吳
鎮
纂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新唐書糾謬

附錢校補遺附錄
修唐書史臣表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唐宋叢書
及知不足齋叢書皆收有此書
知不足齋據錢大昕校本付刊
未附補遺附錄修唐書史臣表
三卷故據以排印

新唐書糾謬序

史才之難尙矣。游夏聖門之高弟。而不能贊春秋一辭。自秦漢迄今。千數百歲。若司馬遷、班固、陳壽、范曄之徒。方其著書之時。豈不欲曲盡其善。而傳之無窮。然終亦未免後人之詆斥。至唐獨稱劉知幾。能於脩史之外。毅然奮筆。自爲一書。貫穿古今。譏評前載。觀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爲古今絕倫。及取其嘗所論著。而考其謬戾。則亦無異於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難。豈不信哉。必也編次事實。詳略取捨。褒貶文采。莫不適當。稽諸前人。而不謬。傳之後世。而無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節之合。使後學觀之。而莫敢輕議。然後可以號信史。反是。則篇帙愈多。而譏譴愈衆。奈天下後世何。我宋之興。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儲思藝文。日以崇廣學校。脩纂文史爲事。故名臣綴緝。不絕於時。前朝舊史。如唐書。洎五代實錄。皆已脩爲新書。頒於天下。其間惟唐書自頒行。迄今幾三十載。學者傳習。與遷固諸史均焉。緝以愚昧。從公之隙。竊嘗尋閱新書。間有未通。則必反覆參究。或舛駁脫謬。則筆而記之。歲時稍久。事目益衆。深怪此書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蓋脩書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覈。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七曰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

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譏，數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實貫穿，不牴牾也。惟後漢東觀羣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已衆矣。其爲功亦已大矣。斯可謂一朝之大典，舉以委人，而不專其責，則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書也，而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所主既異，而不移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唐降封縣公而傳乃郡公之類。傳有誤而紀不見。如朱宣傳，敘天平節度使止有四人而紀則有七人之類。豈非責任不專之故歟？何謂課程不立？夫脩一朝之史，其事匪輕，若不限以歲月，責其課程，則未見其可。嘗聞脩唐書，自建局至印行罷局，幾二十年。脩書官初無定員，皆兼洩它務，或出領外官，其書既無期會，得以安衍自肆。苟度歲月，如是者將十五年，而書猶未有緒。暨朝廷訝其淹久，屢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於是乃倉猝牽課，以書來上。然則是書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豈非課程不立之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而匠之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爲定例，蓋義例既定，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其取捨詳略，褒貶是非，必使後人皆有考焉。今之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如中宗紀前同諸帝紀，亦自詳略不同之類。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誕節名，及上尊號則書之類。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之故歟？何謂終無審覆？方新書來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詰難糾駁，審定刊脩，然後下朝臣博議，可與未可施用。如此則初脩者必不敢滅裂，審覆者亦不敢依違，庶乎得爲完書，可以傳久。今其書頒行已

久而踈謬舛駁於今始見豈非終無審覈之故歟何謂多採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脩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舛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豈非多採小說而不精擇之故歟何謂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書事任情者多矣如吳兢書魏齊公事可以推知當日史臣書事與齊止在其事端又如辛雲京自立而傳止稱其朝命李德裕執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類安可悉依徇而書今之新書乃殊不參較但循舊而已故其失與唐之史臣無異如太宗放死四陽宣城公主四不嫁之類豈非務因舊文而不推考之故歟何謂刊脩者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夫爲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爲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爲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爲史之意矣新書之病正在於此其始也不考其虛實有無不校其彼此同異脩紀志者則專以褒貶筆削自任脩傳者則獨以文辭華采爲先不相通知各從所好其終也遂合爲一書而上之故今之新書其間或舉以相校則往往不啻白黑方圓之不同是蓋不考事實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豈非刊脩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歟何謂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方新書之來上也朝廷付裴煜陳薦文同吳申錢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脩之幾二十年將以垂示萬世則朝廷之意豈徒然哉若校勘者止於執卷唱讀案文讎對則是二三胥吏足辦其事何假文館之士乎然則朝廷委屬之意重矣受其書而校勘者安可不思

必也討論擊難刊削繕完使成一家之書乃稱校勘之職而五人者曾不聞有所建明但循故襲常惟務暗嘿致其間訛文謬事歷歷具存自是之後遂頒之天下矣豈非校勘者不舉其職而惟務苟容之故歟職是八失故新書不能全美以稱朝廷纂脩之意愚每感憤歎息以爲必再加刊脩乃可貽後況方從官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史自相質正已見其然意謂若廣以它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又當不止此而已也所記事條叢雜無次艱於檢閱方解秩還朝舟中無事因取其相類者略加整比離爲二十門列之如左名曰新唐書糾謬謂擿舉其謬誤而已膚淺之見烏足貽之同志姑投之巾箱以便尋繹而備遺忘云

元祐四年己巳歲八月望日夷陵至喜亭咸林吳縝序

進新唐書糾謬表

臣竊言。華尚書省劉子。節文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讀邇茲竊慮將來。當次讀唐書。按新唐書。乃歐陽脩宋祁據舊史所撰。脩與祁皆當世名儒。所撰唐書。亦雜採諸家異說。脩撰帝紀表志。而祁爲列傳。各據所聞。商略不同。故其所書事迹。詳略先後。不免或有差誤。竊見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吳縝。撰成新唐書正謬。分二十門。是正差誤。伏望聖慈指揮。下本官。令繕寫進呈。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許脩寫投進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頒行。蜀地餒生。忽著書而竊議。邇臣建請。容旨俯從。祇奉詔文。伏深兢惕。臣竊誠惶誠懼頓首。臣竊惟唐室最近聖朝。著紀者將三百年。傳世者凡二十帝。其國家興衰之迹。及君臣治亂之端。賢人君子功名德業之口成。元惡大姦禍敗破亡之明鑑。簡編叢夥。淑慝混淆。訖於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際。有大臣趙瑩之徒。綴緝舊聞。次序實錄。草創卷帙。粗與規摹。僅能終篇。聊可備數。斯蓋時異光華之旦。人非宏傑之才。辭采不足以發揮幽潛。書法不足以聳動觀聽。紀述取捨。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臨文咨嗟。當宁感歎。思成書於盛際。冀垂憲於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時彥。訪朝紳之撰述。發策府之祕藏。無使逸遺。悉歸采掇。討論潤色。積十有七年。刪削增多。成二百餘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條猥并。刊脩之官既分。編集之員不一。好尚各異。責任靡專。記事止於筆端。

定論出於言下。曾不參考。了無適從。善惡多相異之辭。紀傳有不同之事。虛實詳略。年月姓名。闕漏複重。抵牾駁雜。旣布傳之已久。但習用而莫知。臣雖至愚。常切私憤。從吏之暇。披卷以尋。歲月寢深。瑕類愈見。恭惟仁祖。可謂聖時。集當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萬載。自爲一家。豈容方來。復有異論。臣是以夙夕興念。啓處不遑。欲昧死以開陳。頗據文而刊正。方將具奏。已睹奏封。敢謂皇帝陛下。曲賜允從。許令寫進。綸言炳耀。貴私室以生光。管見迂疎。瀆宸聰而增懼。自量不遑。難追嚴誅。仰乞容慈。特垂矜貸。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書正謬。竊以未嘗刊正。止是糾擿謬誤而已。遂改爲新唐書糾謬。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已脩寫了畢。謹隨表附遞。上進以聞。臣竊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聖元年九月日。左朝請郎前知蜀州軍州事臣吳縝上表。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郎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謹序。大昕案。戊午紹興八年也。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年六月。詔大理寺鞠前太常主簿吳元美。謫誘獄。九月甲申。以吳元美謫毀大臣除名。容州編管。秦檜傳。鄭瑄告其黨人福建安撫司檄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無意於事。秦檜尤惡之。

新唐書糾謬跋

吳廷珍初登第。上書歐陽公。求預史局。公以其輕佻。不許。及新史成。作此書。詆譏不遺餘力。然廷珍讀書既少。用功亦淺。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謂唐初未有麟州。不知關內之麟游。河南之鉅野。武德。初皆嘗建爲麟州也。謂獨孤懷恩爲隋文獻后之弟。不知隋文獻后與唐元貞后。皆獨孤信之女。而懷恩則信之孫。於后爲姪。非弟也。謂程昌裔名不同。不知爲史臣避諱。謂覃王字可疑。不知覃卽郾字。避武宗諱而易之。謂衡王儋字誤。考文苑英華載封諸王制。正作衡字。其作儋者誤也。謂崔彥昭逐李可及事不足信。引曹確傳爲證。案可及之承寵。在懿宗朝。故曹確諫而不納。其失寵在僖宗朝。故彥昭奏而卽逐。前後本不同時。可及貶竄之日。確罷相已久。又何疑於彥昭之奏乎。謂劉宏基等征薛舉戰沒。其地當在高城。不在淺水原。考薛舉傳云。秦王壁高城。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是淺水原與高城。地本相近。太宗壁高城。而敗賊於淺水原。劉文靜等觀兵高城。而八總管敗於淺水原。事正相類。而吳妄糾之。是未達於地理也。謂崔瓘一人。而紀書團練使傳書觀察使不同。攷唐時節度都團練都防禦例。兼本道觀察使。節度團防主兵。觀察主民。各自有印。史家省文。於節度卽不稱觀察。於團防則但稱觀察。以節鎮爲重也。崔瓘爲兵馬使所殺。史惡其擅殺長官。故特書團練而不書觀察。若秦匡謀之。